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约瑟夫·赫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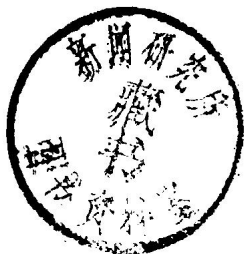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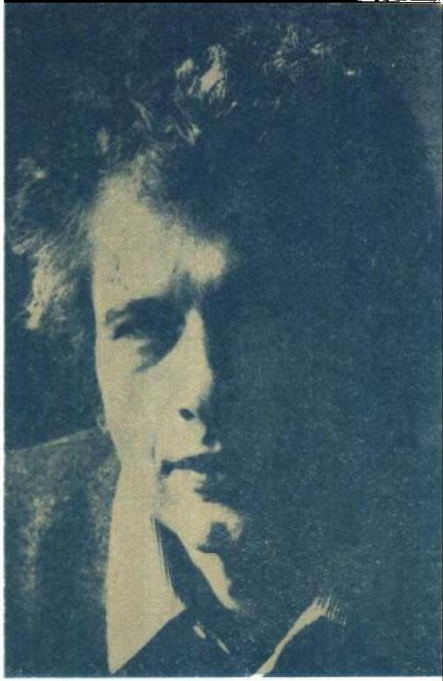


W
AIGUO
W
ENYI

外国
文艺
丛书

171025
H1330

11549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约瑟夫·赫勒 著

南文 赵守垠 王德明 译



XWTS 0014338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seph Heller

Catch-22

本书根据美国 Corgi 1975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任意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 约瑟夫·赫勒 著

南文 赵守垠 王德明 译

主 万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461,000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93,000 册

书号：10188·209 定价：(五)1.60 元

“黑色幽默”与《第二十二条军规》

约瑟夫·赫勒是美国当代“黑色幽默”派著名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问世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而轰动文坛，在国内印销达八百余万册，被誉为“黑色幽默”派小说的代表作，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成了一部欧美各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人们无疑会感到兴趣：什么是“黑色幽默”，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它具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和特色？约瑟夫·赫勒通过《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长篇小说为读者带来了什么信息？

“黑色幽默”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其出现是偶然的。1965年3月美国作家弗里德曼(B. J. Friedman)收集了一些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编了一个集子，由于他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创作倾向和手法上具有共同之处，他把这部作品集定名为《黑色幽默》(Black Humour)。“幽默”但又是“黑色”的。黑色(black)在英语中含有阴沉，暗淡无望的意思。此后，不少评论家为“黑色幽默”这个流派作诠释，但是由于这些被列为“黑色幽默”派的作家，既没有结社集会，也没有发表过宣言，阐述他们共同的文学主张，因此论者所

述,未必尽然,只是各有所见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从“黑色幽默”的词义,并证之以一些代表作家如约瑟夫·赫勒(J. Heller)、托马斯·品钦(T. Pynchon)、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 Nabokov)、库特·冯尼格(K. Vonnegut Jr.)等人的作品,那么,这一派作家的创作倾向也许可以大致作这样的表述:他们对于自己所描述的世界怀着深度的厌恶以至绝望,他们用强烈的夸张到荒谬程度的幽默、嘲讽的手法,甚至不惜用“歪曲”现象以致使读者禁不住对本质发生怀疑的惊世骇俗之笔,用似乎“不可能”来揭示“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事物,从反面来揭示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本质;以荒诞隐喻真理。他们把精神、道德、真理、文明等等的价值标准一股脑儿颠倒过来(其实是现实把这一切都已经颠倒了),对丑的、恶的、畸形的、非理性的东西,对使人尴尬、窘困的处境,一概报之以幽默、嘲讽,甚至“赞赏”的大笑,以寄托他们阴沉的心情和深渊般的绝望。

“黑色幽默”这个流派名称的产生固然出乎偶然,但是六十年代“黑色幽默”派文学在美国出现,却绝非偶然。现实的世界、生活,毕竟是文学所由产生的土壤;文学毕竟是现实世界(宏观的或微观的)的反映或折射。空前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灭绝囚徒的贝尔森集中营,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惨象,战争的大规模杀伤和破坏,震撼了西方各阶层人们。战争把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希望的虚妄,正义、道德的虚伪,官僚政治的昏聩腐败,个人的生死荣辱之不可依

恃……都纤毫毕露。这一切，更震撼了西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心灵。于是在五十年代，在法国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强调人与现实的存在都是荒谬的，没有固定的价值和意义，主张通过自由选择而获得具有价值的生存，但是由于无从自由选择，失去“自我”，而陷入困境。在欧洲大陆则出现了“荒诞派戏剧”(theatre of the absurd)，这派剧作家专事“揭示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他们向人们指出，人在这样一个现实中，“他的一切行为显得无意义、荒诞、无用”。与此同时，在法国还出现了“新小说派”(Nouveau Roman)，这一流派的作家同样认为外部世界无法理解，一切都显得冷漠而陌生。他们公然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发出挑战，宣告巴尔扎克以来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手法已经不能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内心生活，不适于表现“意识下深在的真实”，主张作家应该寻求新的表现手法以表达新的内容；“新小说”可以忽略人物的描绘，主人公甚至无姓无名，鄙弃大同小异的情节结构；他们明白告诉读者，阅读小说不再是“一种轻松的闲情逸致的消遣”，而要求读者同作家一起参与小说的创作劳动，运用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共同想象、思考，发掘作品所揭示的奥秘。如果说五十年代初，人们对战后美国社会还寄予希望，幻想还没有破灭，还没有丧失信心，那末，到六十年代，经历了官僚统治集团对外的穷兵黩武的战争、对内的法西斯式的麦卡锡主义，经历了这“可耻的十年”，人们终于开始从这种官僚统治机器主宰下的政治、军事和现实社会中清醒地感受到赫然存在的荒谬。于

是，“荒诞派戏剧”在美国随之兴起，并且赢得了人们的重视。几乎与此同时，也就出现了“荒诞派戏剧”在另一文学样式中的孪生兄弟——“黑色幽默”小说，它运用小说这种更为宽阔、更为挥洒自如的样式，对周围的现实世界进行辛辣而猛烈的抨击。

约瑟夫·赫勒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就出版于六十年代之初，1961年。这是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一支飞行大队为题材、但实际并不具体描述战争的小说。这支飞行大队驻守在意大利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地中海中的皮亚诺扎岛上，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虚构的。主人公尤索林，是这支飞行大队所属的一个中队的上尉轰炸手。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在暗算他，企图置他于死命。“他们是想杀了我，”他说。“没有谁想杀你，”人们告诉他。“那么他们为什么朝我开炮呢？”“他们朝每个人都开炮，他们想把每个人都杀掉。”“那还不是一样？”尤索林反复诉说着，“他们每个人都想杀害我，”“哪些人中间的每个人？”“你认为是哪些人中间的每个人呢？”“这我可不知道。”“那么，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不想杀害我呢？”尤索林俨然是鲁迅笔下的那个被迫害狂患者：“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狂人日记》)尤索林要保全自己的生命，他要逃离这个“世界”。这里是一个多么光怪陆离的“世界”：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司令佩克姆将军和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互相倾

轧暗算。佩克姆将军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地中海战区内的帐篷统统并排搭起，帐篷门要朝着国内华盛顿纪念碑的方向，要有气派”。这道命令使德里德尔将军大动肝火，两个大人物为此打了一场官司，闹得不可开交。飞行大队指挥官卡思卡特上校，他“冲劲十足，同时又容易垂头丧气；神态自若，同时又会懊恼不已”，他很自负，因为不过三十六岁就成了一名上校；他又感到沮丧，因为已经三十六岁，还不过是名上校。他处心积虑一心想当将军。他把飞行任务任意增加到四十、五十、六十次……企图邀宠上级，飞黄腾达。飞行大队食堂管理员迈洛长袖善舞，他在大队搞了一个联营机构，做没本钱的买卖，大发战争财。从将军到普通士兵都是这个联营机构的股东，大队所属的每个食堂都拨出一架飞机和一个驾驶员专供他使用。于是迈洛的飞机从各处飞来，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在大队的机场上降落。机身上涂着各个飞行中队的队徽，象征着勇敢、力量、正义、真理、荣誉和爱国精神，鲜艳夺目，从四面八方运来波兰香肠，马耳他的鸡蛋，西西里的苏格兰威士忌。……他居然成为欧洲不少城市的市长，马耳他的副总督。他甚至跟美军当局订立合同，轰炸德军防守的公路桥梁，同时又跟德军当局订立合同，用高射炮火攻击他自己的进攻，保卫德军的公路桥梁。他一面轰炸桥梁，一面又保卫桥梁，从双方获得了巨额利润。这是一个围绕着战争这个怪物旋转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全疯了”。尤索林认为他们都疯了，他们也都认为他疯了。尤索林不愿死，他决心要逃离这个

“世界”了。他装病，想在医院里度过战争余下的岁月，但是给撵了出来。他指望飞完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规定的飞行任务，遣送回国。但是在完成飞行任务的前面，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你只要飞四十次就行了。’前一等兵温特格林说。

“尤索林听了十分高兴。‘这么说我可以回国了，对吗？我已经飞了四十八次。’

“‘不行，你不可以回国，’前一等兵温特格林纠正他说。‘你疯了还是怎么了？’

“‘为什么不可以回国呢？’

“‘因为有第二十二条军规嘛。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无论何时，你都得执行司令官命令你所做的事。’

“‘可是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说，我飞满四十次就可以回国。’

“‘可是他们并没有说你一定得回国。而军规却说，你一定得服从命令。圈套就在这里嘛。即使上校违反了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的命令，在你飞满规定的次数后还叫你飞行，你还是得去飞嘛，要不然，你就犯下了违抗上校命令的罪行。那样一来，第二十七空军司令部当真要向你问罪啦。’”

只有神经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但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如果你在“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就证明你头脑清醒，决不是个疯子。因此，如果你疯了，可以允许你停止飞行，只要你提出请求就行。可是你一旦提出请求，就证明你不再是个疯子，你就

得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你若再去执行飞行任务，那你准是疯了。如果你不再去执行任务，就证明你没有疯。你就必须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赫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里，摒弃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手法，没有首尾相接的情节结构，也没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但是聪明的读者透过这一片喧闹、粗野、疯狂、杂乱的氛围，从如许似非而是的反语，不露神色的冷隽的嘲讽中，不难体味出这深沉的“黑色幽默”，不难悟出作者的信息和其中严肃的寓意：在他们的“世界”里，到处有“第二十二条军规”在，那使人困惑、使人啼笑皆非的专横、残暴，那捉弄人、折磨人、象梦魇般使人无法摆脱的荒谬。这也许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美国广大读者的赞赏和欢迎，甚至“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一个颇为生僻的词语也已经进入了美国日常语汇的原因。

汤永宽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次

第 一 章	得克萨斯人	2
第 二 章	克莱文杰	17
第 三 章	哈弗迈耶	27
第 四 章	丹尼卡医生	43
第 五 章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	56
第 六 章	亨格利·乔	74
第 七 章	麦克沃特	88
第 八 章	谢司科普夫少尉	101
第 九 章	梅杰·梅杰·梅杰少校	124
第 十 章	温特格林	160
第 十 一 章	布莱克上尉	171
第 十 二 章	波洛尼亚	181
第 十 三 章	德·科弗利少校	202
第 十 四 章	基德·萨普森	216
第 十 五 章	皮尔查德和雷恩	223
第 十 六 章	露西安娜	235
第 十 七 章	全身雪白的士兵	256
第 十 八 章	看东西有两个映像的士兵	273
第 十 九 章	卡恩卡特上校	290

第二十章	惠特科姆下士	· · · · ·	· 307
第二十一章	德里德尔将军	· · · · ·	· 323
第二十二章	迈洛市长	· · · · ·	· 348
第二十三章	奈特雷的老头	· · · · ·	· 371
第二十四章	迈洛	· · · · ·	· 388
第二十五章	随军牧师	· · · · ·	· 413
第二十六章	阿费	· · · · ·	· 441
第二十七章	达克特护士	· · · · ·	· 452
第二十八章	多布斯	· · · · ·	· 471
第二十九章	佩克姆将军	· · · · ·	· 489
第三十章	邓巴	· · · · ·	· 507
第三十一章	丹尼卡太太	· · · · ·	· 522
第三十二章	尤一尤的同室伙伴	· · · · ·	· 529
第三十三章	奈特雷的妓女	· · · · ·	· 537
第三十四章	感恩节	· · · · ·	· 551
第三十五章	勇士迈洛	· · · · ·	· 562
第三十六章	地下室	· · · · ·	· 576
第三十七章	谢司科普夫将军	· · · · ·	· 595
第三十八章	小妹妹	· · · · ·	· 599
第三十九章	不朽城	· · · · ·	· 618
第四十章	第二十二条军规	· · · · ·	· 642
第四十一章	斯诺登	· · · · ·	· 657
第四十二章	尤索林	· · · · ·	· 674

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

皮亚诺扎岛位于厄尔巴岛以南八英里的地中海中。这是一个很小的岛屿，本书叙述的事件显然不可能全部发生在那儿。同本书的背景一样，书中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

第一章

得克萨斯^①人

初次见面就满心欢喜。

尤索林头一回见到随军牧师就狂热地喜欢上了他。

因为肝有点疼，尤索林住在医院里，但还算不上是黄疸病，这使医生们感到很为难。如果已经成了黄疸病，他们就可以给予治疗。如果不变成黄疸病，疼痛又消失了，他们就可以叫他出院。可是这种老够不上黄疸的情况实在叫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每天上午总有三位医生来查病房。他们精神饱满，神情严肃，口若悬河，眼力却不济。陪着他们一起来的是精神饱满、神情严肃的病房护士达克特，她也是不喜欢尤索林的病房护士之一。他们把尤索林病床床脚上挂的治疗卡看了一遍，很不耐烦地问了一下疼痛的情况。一听他说还是老样子，这些人似乎很是气恼。

“大便还是不通吗？”那位上校军医问。

看到尤索林摇摇头，三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

① 美国南部州名，与墨西哥交界。

“再给他服一颗药。”

达克特护士用笔记下要再给尤索林服一颗药，接着他们四个人就走向下一张病床。病房里没有一位护士喜欢尤索林。事实上，尤索林的肝早已不疼了，但他一句也不说，而医生们也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他们只怀疑他大便早就通了，却没肯告诉任何人。

尤索林住在医院里，要什么有什么。伙食并不算太坏，而且每餐都送到他的床前来，还有额外配给的新鲜肉。在下午天气最热的那段时间里，他和其他病人还吃到冰镇的果子汁或冰镇的巧克力牛奶。除了医生和护士，从来没有谁来打扰他。每天上午，他得稍微花点工夫去检查信件，这件事情做完后，他就成天心安理得、无所事事地躺在那儿。他在医院里过得很舒服，而且要住下去也不难，因为他的体温老是在华氏一百零一度。他甚至比邓巴还舒服，邓巴为了让别人把三餐送到床上来给他吃，不得不一再朝前摔倒在地上。

自从尤索林打定主意要在医院里度过战争的余下岁月以后，他便给所有认识的人写信，只说自己住进了医院，而不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他有了一个更妙的主意。他给每个认识的人都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即将去执行一项十分危险的飞行任务。“他们召募志愿人员。尽管任务十分危险，但总得有人去干。等我执行任务回来以后，我马上就给你写信。”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给谁写信了。

病房里的全体军官病员规定都得去检查所有士兵病员

的信件，士兵病员只能呆在他们自己的病房里。检查信件是一桩单调的工作。尤索林发现，士兵们的生活也只不过比军官们的生活略微有趣一些，对此他感到很失望。一天检查下来，他就没有任何兴趣了。于是他想出一些游戏来解解闷。有一天他宣布：对信中的一切修饰词语统统处以死刑，这一来，凡是经过他手的信件里所有的副词和形容词就全消失了。第二天，他又向一切冠词宣战。再过一天，他的创造性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除冠词外，信件内容的其他一切都给涂掉了。他搞这套玩意儿时，感到促成了更多的动力学上所谓内在线性张力。与此同时，几乎每封信中剩下的信息也就更加一般化了。又过不久，他向信中的礼节性称呼和签名部分开刀，正文则一字不动。有一次，他把一封信全部涂掉，只剩下“亲爱的玛丽”这一称呼，并且在信纸下端写道：“我疯狂地想念你。R·O·希普曼，美国陆军随军牧师。”R·O·希普曼是飞行大队随军牧师的姓名。

等他拿这些信玩够了想得出的种种游戏以后，他就开始向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发动进攻，好象自己是上帝似的，把手中之笔漫不经心地一挥，就抹去所有的街道和住宅，消灭整座整座大城市。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检查官必须在检查过的信上签名。大多数信尤索林连看都没有看。在他根本没看过的这些信上，他总签上自己的名字。在看过的信上，他却写上“华盛顿·欧文”^①。后来，“华盛顿·欧文”

^① 华盛顿·欧文(1783—1859):美国作家。

写得太多，觉得有些单调了，他就改用“欧文·华盛顿”。检查信件这项工作引起了严重的反应，在一些过惯神仙生活的军官中间产生了一阵忧虑情绪，使一名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充作病员住进了病房。军官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罪犯调查部的人员，因为他不断地询问一个名叫欧文或名叫华盛顿的军官，而且他住进来一天以后就不肯检查信件了。他觉得这些信实在太单调乏味。

尤索林这次住的是一间很好的病房，是他和邓巴所住过的最好的病房之一。这次跟他们同住的是一个上尉军衔的战斗机驾驶员，年纪二十四岁，留着稀稀拉拉的金黄色小胡子。他在隆冬季节曾被击落下来，坠入亚得里亚海，而他连感冒也没有得上。眼下已是夏天，上尉一直没有再被击落过，而他却自称得了流行性感冒。在尤索林右边的那张病床上，情意绵绵地趴着另一位胆战心惊的上尉，他患有疟疾，屁股上给蚊子叮了一口。尤索林对面，隔着通道是邓巴。挨着邓巴是一个炮兵上尉，这个人尤索林现在不再跟他下棋了。这个上尉下得一手好棋，跟他下棋总是很有趣的。可是有时又有趣到了荒唐的地步，因此尤索林不再跟他下了。再过去，就是从得克萨斯州来的那位有教养的得克萨斯人。他看上去就象彩色电影里的人物，而且富于爱国精神。他认为，有财产的人物——也就是体面人士，同没有财产的人——流浪汉、妓女、罪犯、腐化堕落分子、无神论者、粗鄙下流的人等相比，理应得到较多的选票。

一天，正当尤索林在破坏一封封信中的语句格调时，这